

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92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又逢柳树吐新时

□南京田肃雨

清晨,在秦淮河边漫步。秦淮河还笼罩在一层薄如蝉翼的轻纱中,朦胧的水汽在河面上缓缓流动,脚下的青石板还残留着夜间的露水,在晨光中泛起点点光泽,周围偶尔传来的几声鸟鸣,清脆悦耳。忽然,一抹新绿映入眼帘——河边的垂柳不知何时已经抽出了新芽。细长的柳枝随风摇曳,枝条上挂满了翡翠般的嫩芽,有的已经微微露出叶尖,就像刚出生的婴儿,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。

我驻足凝望,心中涌起一阵暖意。这些小小的芽苞,带着初生的羞涩,又饱含对生命的渴望,就像春天寄来的第一封信笺,不仅是大自然色彩转换的标志,更是新生力量的表达。嫩芽虽然弱小,却蕴含着无限的活力,它们以坚韧不拔的力量,突破冬日的枷锁,向着光明与温暖奋力生长,以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:春天,已经来了!

南京前几天的冷空气还让我们感到寒风刺骨,当我们还在感叹冬天的寒冷萧瑟时,春天却以这样一种温柔而不失优雅的姿态,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世界。四季轮回是大自然亘古不变的韵律,但春天不仅是季节的更替,更是希望的孕育、心灵的觉醒,当大地即将换上新装,那种万物竞发、勃勃生机的景象将让我们怦然心动。

每一棵嫩芽都是一个小小的生命,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,顽强地生长着,讲述从沉睡到苏醒、从沉寂到勃发的故事,告诉我们,无论冬日如何严寒,春天总会到来,带来新的开始、新的梦想,这就是生命的力量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春天,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霜,只要我们播种希望,用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去耕耘,总有一天,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努力,会汇聚成推动我们前进的磅礴动力。

小的时候,每逢初春,母亲总会带我去河边折几枝柳条,插在花瓶里,那时的我喜欢趴在桌前,看着柳芽一天天长大,仿佛能听见它们生长的声音。长大后,那份折柳插瓶的记忆成了我心中一抹温柔,如同一坛陈年老酒,越品越有滋味。偶尔我也会带着孩子,就像当年母亲带着我一样,去公园或河边挑选几枝嫩绿的柳条,看到孩子眼中闪烁的好奇与喜悦,我知道,这份对自然的敬畏和亲近,正在以一种无声的方式传承下去。

生活忙碌而纷扰,但每当春天来临,我总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,试图在城市的喧嚣中寻找一丝与童年相似的宁静与生机,感受大自然的馈赠,聆听内心的声音,品味生活中的每一份纯真与美好。

后,将茭蒿薹倒入翻炒,须臾,放盐、葱、姜、蒜,盖上锅盖,少许时间揭开,褐红的茭蒿茎秆充分吸取了猪肉的油脂及肉香,夹一筷茭蒿薹入嘴,轻轻一嚼很脆,伴着茭蒿的清香,很是好吃。

茭蒿薹除了炒肉丝,和很多食物都是绝配。用茭蒿薹能做出很多的美食,茭蒿薹炒猪肝,茭蒿薹炒鸡蛋,茭蒿薹炒肥肠等,配每一道菜都是春天好吃的味道。

后来参军转业落户城里,春天有朋友来访,我会安排到酒店,点上一盘茭蒿薹炒肉丝。可店家端上来的是大棚里培育的茭蒿,茎秆青绿,吃在嘴里一点清香没有,而且不脆难嚼,与家乡野生茭蒿相比口味差多了。

前日,在省城一老乡请我吃饭,眼尖的我,居然发现餐桌上有一盘五花肉炒茭蒿薹,而且茭蒿的茎秆都是褐红色,我一眼就认出这是家乡的茭蒿。老乡告诉我,这是今早妻子从老家乡下一条沟里掐的,十点钟坐高铁到省城的,正好赶上炒,这盘菜却是浓浓的家乡味。吃饭时,老乡妻子说,下了高铁,她拎着透明一袋野生茭蒿薹,一位省城大妈见状,出价三十元一斤,她都没卖。真是“家乡的草,城里人的宝”。

临走时,老乡又送了一斤野生茭蒿薹给我。我拎在手里,多想进村口的南溪河里洗净它,用老家乡下的土猪肉,加上大锅柴火,自榨的菜油,做一盘茭蒿薹炒肉丝,尝尝地道的家乡味,该多好啊!

傍晚时分,临江门被夕阳的余晖染成了金黄色。此时的它,多了一分温柔与宁静。远处的高楼大厦逐渐亮起了灯光,与天空中渐渐浮现的繁星相互辉映。临江门也曾经经历过磨难。战争的破坏、自然灾害的侵袭,都让它伤痕累累。但它始终坚韧不拔,如同石庄镇的人民一样,在困境中崛起,重建家园。

现代社会的发展给临江门带来了新的机遇,新建之后,它成为旅游胜地,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。人们来到这里,感受历史与现代的交融,领略这座城镇独特的魅力。街边的小店出售着各种特色纪念品,传统的手工艺品与现代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。

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在临江门下支起了画架,用画笔描绘着眼前的美景。他的画作中,既有古老城墙的沧桑,又有现代城镇的活力。他说,临江门给他带来了无尽的创作灵感,让他看到了时间的沉淀和时代的进步。

夜晚的临江门别有一番风情。灯光照亮了整个城门,使其在黑暗中显得格外醒目。附近的广场上,人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,孩子们欢快地奔跑嬉戏。而临江门,就像一位慈祥的长者,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,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欢乐与祥和。

站在临江门前,我陷入了深深的遐思。临江门始终是石庄镇这座城镇的灵魂所在。我仿佛看到了过去的人们在这里奋斗、生活的场景,也看到了未来的人们在这里继续创造着属于他们的辉煌故事。临江门,不仅是一道门,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。

十一张贺卡

□南京关立蓉

一早醒来,拉开窗帘,阳光轰轰烈烈,瞬间向室内翻涌过来,竟是如此温暖。趁着好天气,整理一下女儿的房间。

书架上有些浮尘,用一块软布轻轻擦拭,手指轻轻拂过一本本厚书,在《白夜》和《蝇王》之间,夹着一个黑色文件袋,心生好奇。打开,是一叠中国邮政出品的贺年卡。有些贺卡纸质已泛黄,但只一眼,内心悸动,这是父亲寄给我们的新年贺卡!

随军来南京十多年,历经四次搬家,不少书籍和信件不知所终。这些年来,女儿一直忙于学业,诸多细碎的琐事,一片片卡进生活的缝隙里。没想到,她默默点亮缝隙里透出的亲情光芒,保存着这些浸润着暮色光影的贺卡。

2011年春节,辛卯兔年,女儿的本命年,父亲寄来第一张贺卡。他用小楷写了一段话,一笔一画:前几日收到小兔子的短信,给我们拜了早年!也祝你们在兔年里健康快乐,祝小兔子学业进步……见字如面,眼泪不自觉流了下来。南京南通相距不过350公里,为了生活奔忙,竟很少回家。父亲从来没有直接跟我们表达过思念,或者说过想让我们回家的话。他是那种传统的中国式家长,很内敛,不太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。现在回想,他的很多思念都是有迹可循的。回家的前几天,他会反复打电话,问我们到家的确切时间。父亲有个头盔式电筒,是他夜间照明的宝贝,有时候我们晚上回来,他就顶着电筒,站在家门口等我们,像亮着的小灯塔。

2013年也是蛇年,父亲以红色贺卡为底色,抄录了一副对联:雪伴梅香招祥瑞,笔掀墨浪舞龙蛇。贺卡背面,他又写道:勤奋刻苦,不懂就问,祝小兔子考入理想的高中。那时女儿已读初三,面临中考。父亲中师毕业,做过10年小学老师,一生喜爱读书看报,把学习看作人生中顶顶重要的事。可惜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高考中,6分之差名落孙山,这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。清晰记得拿到分数条的那个晚上,我一夜无眠,隐隐听见,隔壁房间里传来他的叹息声。好在女儿学业颇为顺利。2018年的贺卡上,他写道:去年一年,我们家最大的喜事就是小兔子考上了南京大学……

2023年春节前,父亲寄给我们最后一张贺卡,卡片内页画了一幅图,是我们南京家的平面图。他标注家具放置的位置,还做了密密注解,怎样改动更美观……父亲有青光眼,动过手术,那时身体也已很虚弱,他如何支撑自己,写下这些蝇楷小字?那年春节后,我们回家,告诉他,女儿已通过层层选拔,将成为上海一所中学的高中历史老师。他的眼中放出光彩来,喃喃说:小时候的引导很重要。女儿幼时在老家读书,父亲承揽接送女儿上下学的任务。这一路,也就成了女儿的历史课堂,3年幼儿园,6年小学,听遍上下五千年。我给父亲带的礼物是南图的优秀读者奖杯。金属铸成,很沉,临出发前,先生说行李多,不要再携带这么重的物品。但我知道,这对父亲很重要,落榜后的30多年,我从未放弃过读书,父亲见到奖杯,一定很高兴。

在那个黑色文件袋的背面,女儿贴上黄色彩纸,剪成门笺的样式,那是我们老家的传统:家有逝去的亲人,过年时,门楣上贴黄门笺。我把贺卡一张张摆在书桌上,一共十一张,贺卡正面,喜庆的红色依然温润眼帘,成为我们怀念父亲的一个个窗口。离去的亲人,从我们身体里抽空一部分;但同时也生出新的力量,携着新的我们努力前行,认真过好每一日,让沉淀在生命中的亲人,像云层中隐隐的星群,闪亮一次又一次。

铜火锅与木桌磕碰出的清脆声响,惊醒了窗棂上打盹儿的霜花。父亲搓着冻红的手掌,呵出的白气,裹着铜火锅烟囱里蹿起的炭火星,霎时点亮了北方的寒夜。那些年总有大雪如约而至,将屋外的煤堆裹成银白,却把一方铜锅烹得滚烫——冬天,原是藏在铜火锅里的。

“吃火锅喽!”父亲在院中一声吆喝,我立刻放下作业本冲向厨房。寒风穿透铜火锅特有的金属碰撞声,母亲正往炭仓里填红亮的木炭,火钎与铜壁相击叮当,进出几点跃动的火星。

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北方的冬夜仪式。当北风卷着雪粒叩打木格窗,父亲总会搬出代代相传的铜火锅。炉身厚重而坚实的它,经由时间的洗礼,古朴且圆润。炭火从火锅的烟囱里蹿上来,蒸腾的热气,轻易模糊了玻璃窗上的冰花。

“羊肉来喽!”母亲托着瓷盘掀帘而入,案板上微冻的羊肉泛着鲜红的光泽。父亲手持宽背菜刀,将红白相间的肉片削得薄可透光。我扒在桌沿,看肉片雪花般落入瓷盘,不一会儿就在盘底堆出小小的“雪山”。

那时的蘸料远没有现在讲究。瓷碗里卧着半凝固的花生酱,母亲兑入酱油时,琥珀色的酱汁会在碗底绽开大理石纹路。豆腐是巷口老张家清早赶制的,仍带着石磨的余温。白菜帮子掰开时脆响如冰裂,菜心却嫩黄如雏鸭绒毛。

最妙是涮羊肉的瞬间。铜锅中央的炭火将汤水顶得咕嘟冒泡,肉片入水即卷,血色褪成粉白时迅速捞起。裹了酱汁的羊肉片入口即化,油脂香混着炭火气在舌尖炸开,美得让人直哈气,总把第一片肉夹给奶奶的父亲,端着酒杯看我们狼吞虎咽,镜片蒙着白雾,笑意却从眼角的皱纹里漫出来。

二十年后的今天,当我身处异乡温暖的火锅店,面对九宫格汤底和十几种蘸料,总会想起那个雪夜。智能控温的电磁炉不会进火星,精心摆置的羊肉卷规整如书页,轻轻涮煮,百般滋味迸发,却唯独少了属于家的味道。

□山东青岛张伟超

清香茭蒿薹

□扬州陆地

初春时节,万物复苏,青木发芽,野菜更替。能吃上一盘清脆淡香的野生茭蒿薹炒肉丝,真的是人间美味。乡贤汪曾祺在《大淖记事》中写道:“茭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,粗如笔管,有节,生狭长的小叶,初生二寸来高,叫作茭蒿薹子,加肉炒食极清香……”

几场春雨过后,在老家宝应乡下,水沟旁、柴滩上、小河边便冒出了嫩嫩的茭蒿来。才从泥土里长出二三寸长嫩绿小苗,在春风间摇晃着褐红色的茎秆,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此时掐断茭蒿茎秆,去掉茎上嫩嫩的叶子,老人家称这无叶的嫩茎秆叫茭蒿薹。回家把一根根嫩茎秆掐成小段,清洗后与肉丝相炒,百吃不厌。

年少时,念念不忘早春茭蒿薹的清香。春天来了,提个小竹篮,欢天喜地去田野找茭蒿。刚长出的茭蒿,根茎粗短褐红,茎秆上萌发几片嫩绿的小叶片,带有一种特殊的清香,很好辨认。掐茭蒿茎秆,只要记住掐得动就吃得动。有经验的我们发现杂草中有一摊茭蒿时,会选茭蒿主茎去掐,过了几天,掐断的主茎根部就会分叉,长出新的支茎,这样,可吃的茭蒿薹就又生出来了,一直掐到三月底。

掐回来的茭蒿,倒在地上,去掉一根根茎秆上的嫩叶,把它掐成小段,放到瓷盆里,不时散发着浓郁的芳香。那时父母都忙于农活,乡下的孩子都会煮饭,炒一些简单的菜。一放学,我就把掐断的茭蒿薹洗净,再把五花肉切成肉丝,入锅爆炒

临江门遐思

□如皋冒建国

在城市的喧嚣与繁华之中,位于如皋市石庄镇的临江门,宛如一位宁静的老者,默默地守望着岁月的流转。

站在临江门下,目光首先被那古老的城墙所吸引。城墙的砖石,历经风雨的侵蚀,已不再棱角分明,却依然坚固地挺立着。抚摸着这些砖石,仿佛能感受到历史的脉搏在跳动。

回溯往昔,临江门曾是古老石庄镇的守护者,抵御着外敌的入侵,见证了无数的战火与硝烟。那时的它,庄重而威严,士兵们在城墙上巡逻,警惕地注视着城外的一举一动。

思绪从历史的长河中收回,眼前现代的江门前车水马龙。宽阔的街道上,车辆川流不息,行人匆匆忙忙。临江门周边的建筑,高楼大厦与古朴的小巷相互交织。那些现代化的玻璃幕墙,在阳光的照耀下折射出耀眼的光芒,与古老城墙的沉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走进临江门旁的一条小巷,这里仿佛还保留着过去的时光。石板路蜿蜒向前,两旁的老屋依然散发着岁月的韵味。一位老者坐在门前的竹椅上,眯着眼睛,晒着太阳。他的脸上刻满了皱纹,他讲述着小时候在临江门玩耍的故事,那时的城门洞总是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。

曾经的临江门,是贸易的重要枢纽。商人们带着各地的货物在此汇聚,吆喝声、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。街头巷尾弥漫着各种食物的香气,茶馆里坐满了休憩的人们,谈论着家长里短,交流着生意经。而如今,虽然传统的集市已逐渐被现代化的商场所取代,但那份热闹与繁荣的气息依然存在。